妙法

佛教·文化·藝術

第180期·2026年10月　　非賣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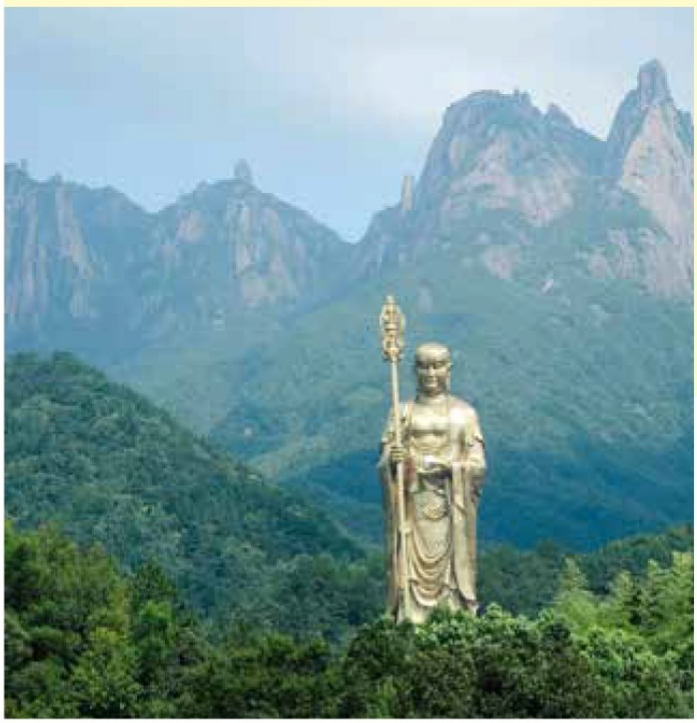
修智大和尚談：

地藏菩薩「眾生度盡」

青楓：有一個信眾突然問起我一個問題，「學佛是不是要用很多錢呢」？

我回應：「噯？怎麼這樣說呢？」

他說：我看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有一節話：一位婆羅門女，她母親生前信邪，常輕三寶。聖女廣設方便，勸誘其母，令生正見。唯其母未全生信，死後魂神墮在無間地獄。她遂變賣家宅，廣求香花及諸供具，於先佛塔寺，大興供養，希望其母脫離苦海……。」這位信眾看罷，便覺得學佛要用很多錢，故有此一問。請問大和尚，對此問題我們應該有什麼看法呢？



這座坐落九華山山腳的地藏王像，是近些年往九華山禮佛者必拍的熱門「景點」。（惜蔓攝）

修智：我們對任何物事的看法，都應該本着有「事」與「理」兩方面的互融結合，看到事物真實的一面，也同時要想到它帶來的道理。譬如這位婆羅門女，顯然是一位很有孝心的女兒，她佛前以香、供花、供果、點燈、唱誦，這些都代表她以實際行動去表達誠心，這就是讓我們看到「事」的一面。至於「理」，便得通過這些事實而去顯示一些道理。什麼道理呢？變賣家宅，套現以大興供養，這些行動實際上便是帶引我們認識「放下我執」，它就是道理所在。如果不能「放下我執」，能「遂賣家宅」嗎？

青楓：我們放下我執，才能真正認識到事物的真諦。在佛經裡很多時候都可以看到借着實例以說明問題：譬如供花供果，花與果象徵有因有果，當我們看到實物時便自然地把事情聯繫起來。

修智：經中繼而說：「廣求香花及諸供具」，在字面上，是說在佛前供香、供花，乃至供果、燃燈及讚誦等，只是在「事」

妙法寺　地址：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
電話：24618567　網址：www.mfbm.hk

上表達出我們的誠意與敬意。在「理」上，「香」，是戒香，持戒即是止惡，依規矩去做事、修行。當我們循規蹈距時，是不會再有惡業。如果沒有惡業，即是沒有苦果。過往所作惡業，因緣會遇時，依然是要受其業果。「花」，是因，當我們觀察到「花兒開了，花兒謝了。」我們就得覺醒人生無常。朝忙夜忙，為誰而忙？無常大鬼，不期而到，屆時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所作業隨身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那「果」，是果報，當我們依教奉行，修福修慧，功不唐捐，乃至證得出離苦海登覺岸。而「燈」，是光明，是明事理。當我們能分辨是與非，當行或當止，只有福業，而不會有禍果。「讚誦唱頌」，以音聲為佛事，透過讚頌將真理以悅耳的音聲弘揚，在「理」上，是要提醒我們要留意我們的口業。俗語說「禍從口出」。

青楓：「禍從口出」，很有意思，我們平日往往是不經意地「說三道四」，真係要好好地「收埋把口」。

修智：你開始時引出婆羅門女的「覺花定自在王如來」請示，這佛如來的「覺花」兩字，便是象徵智慧，而「定自在王」，則是代表禪定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心定才能有智慧去把事情了解得清楚，這很有意思。其實，所有佛名都是有修福修慧修禪定的意思。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有這樣的內容—

「長者子」看到「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」佛相莊嚴，遂問：「作何行願，而得此相？」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便告訴長者子：「欲證得此身，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眾生！」長者子當下發下大願：「我今盡未來際，不可計劫，為是罪苦六道眾生，廣設方便，盡令解脫，而我自身，方成佛道。」我們在「理」上來了解：「師子奮迅」是「智慧」，「具足萬行」是「福德」。即是說以福德智慧二嚴，缺一不可。婆羅門女所發廣大誓願，是代表如果要有所作為，必須得「悲」與「智」雙運，方能成就。

青楓：啊！原來地藏菩薩廣大的誓願：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與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」根源在此句經文。



在中國，「四大菩薩」尊稱為
「悲、智、行、願」，各有所屬名山道場；
觀音菩薩——普陀山
文殊菩薩——五台山
普賢菩薩——峨眉山
地藏王菩薩——九華山
（本圖為陳青楓往訪九華山後回來默寫的地藏王道場，特顯那道長長的階梯。）

佛語（三十五）

無執

有些字語，因為時間久遠，譬如佛祖距今二千多年，如果找二千年前的言語放在今天來說，可能你會認為「唔知喻乜?」一如今時今日我們讀古文，也會有類似的「言語障」，都沒有問題的，解釋一下便好。

以下且讓我錄一則《四十二章經》話語，也許你就是如此的一頭霧水——「佛曰: 吾法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。僧者近爾，迷者遠乎。言語道斷，非物所拘，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。」

如果你先明白第一句的所謂「無念念」，便曉得整個句子是什麼意思。「無念念」者，即是不要刻意地去念，曉得「刻意」兩字，則以下的「無行行」「無言言」等便清楚了。

實際上這組話的意思很簡單，是指導我們凡事不要「執着」。無論是唸經修行還是言語，都不要「執着」。

「有」與「無」

《壇經》說:

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;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!

有朋友說:「什麼菩提本無樹呀，我們不是也見到菩提樹嗎?」

這是「笑話」，但也不是「笑話」，所謂菩提樹，是因為當年佛陀在那種樹下講道，而「菩提」兩字代表智慧，因此說「菩提本無樹」也無不可，但這裡是有雙重意義的——它原本是樹，有名字的樹是「有身」，但它同時象徵一種智慧，是屬於心性的，那麼這「有身」與「無身」不是好讓我們有更多更深層次的思考嗎?「明鏡亦非台」，這「明鏡」兩字讓我們想到「明心見性」，它也像一面鏡子。

拋諸腦後

有朋友一聽到《金剛經》裡那一句 :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!」立即好像什麼被「解脫」了的，一下子把問題拋諸腦後。對不對? ——不對呀! 你連一點思考也沒有，一下子把什麼也拋諸腦後嗎?連「一切有為法」這五個字也不想想，何謂「有為」? 即是有條件，有限制，有所謂事物的因緣，我們明白這些，因有條件而存在的物事，一旦「條件」沒有了，便等於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」，都會消失的。這也好說明一個問題，對一些事情我們也不應太過「執著」，這終歸會消失的，像人體有始也有終，存在的「條件」沒有了，這便消失。

如果我們明白了這一點，是不是有很多「煩惱事」都會消失呢?最少也會減輕一下那不必要的煩惱。

——但要記住，我們先了解那句「一切有為法」，不要動不動「唔理三七二十一」什麼也拋諸腦後。

借喻

看到一幅畫，畫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!」繪畫者似乎習慣「寫生」嗎?見什麼寫什麼的嗎? 他畫了一個人，站着，雙手合十，而地下放着一把刀，此刀還沾上一點血漬似的，——這就是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嗎?

其實呀，《大般若涅槃經》裡這句話是一句借喻: 「苦海無邊 ，回頭是岸; 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!」上下兩句都是借喻，所謂「回頭是岸」，是譬喻我們覺醒了，覺悟了。如果你硬要按字面去理解，說「什麼回頭是岸呀?這不就是回到此岸嗎? 」這樣去理解字義，那就「得啖笑」而已。下句的「放下屠刀」亦如是，不是叫你放下一把刀，而是藉此譬喻我們要放下一些歪念，邪念，我看，該這樣理解吧！



大寫意

一位朋友看我這幅畫，已看上一陣子。

我問：「你看到什麼？」

「我似乎看到很多東西，但又看不到什麼東西！」

這位友人不是寫畫的，顯然地，他說的是「感覺」。

這幅畫的大空間，是「水天一色」。有兩隻鳥在飛，背景便是「天」，有小船在前方，這前方便是「水」，「色」呢？我們的中國畫，那個「空」字不但有很大「空間」，一空白不也是「色」嗎？說「水天一色」便具雙重意義。

除了水與天之外，其實這幅畫在構圖上還有「風」的。「風在哪？」

你看，船上那人的腰帶不是飄動着嗎？沒有風，哪來飄動？

整幅畫，從用筆到結構到思維空間，就是「大寫意」了。



佛陀的遺教

(節錄)

·林凡音編譯·

(原刊於一九九0年三月《內明》第二一六期)

(譯者的話 我愛讀《佛遺教經》,每讀必有所得益;雖不能達到大悟,但對個人的得失和煩惱可息滅不少,就像跳入潔淨的池塘裏洗了個澡,身心感到清涼自在。我是凡夫俗子,天賦愚鈍,我能有所得益,我想別人讀了更會受益。遺憾的是我國的佛教文獻絕大多數的古文,義理深奧難解,不易被現代青年人喜讀理解。我曾屢想譯成白話,起初不敢動筆,後在朋友鼓勵下,收集了一些有關資料,經仔細琢磨經義,終於譯成了這個初本。曾請多位善知識給予校正,並請何澤霖老居士幫助印成小冊子流通。但本人佛學基礎淺薄,仍難免會有錯誤和義理不深合契機,只能供作學佛初機者的輔助讀物,閱時最好請將原經對照思考。更盼善知識們發現本文錯誤後,能賜予指教,以便不斷改正,感激之至!)

佛陀在八十歲的那年,他率領着部分弟子,由摩揭陀國的王舍城,到拘薩羅國的舍衛城去(均在中印度)。由東南往西北,都是步行。一路跋山涉水,甚是艱辛。佛陀畢竟年老體衰了,在路上得了病。經過毗舍離城的時候,病已很重,在那裏度過了雨季,他繼續偕弟子往西北走去。佛陀最後的晚 餐,是受鐵匠純陀的供養。之後走到拘尸俰伽的一條河邊,他洗了個澡,更覺疲乏不堪,就在一座森林中歇了下來。弟子們在四周各有兩棵娑羅樹的中間,設了一張繩床,讓他躺下休息。

佛陀自知命將終盡,他有很多話要與弟子們談談。是夜月明星稀,萬籟無聲,就像數十年前,他在菩提樹下悟道的那個晚上一樣寂靜。弟子們圍在他左右,他正想說話,忽然有一個婆羅門的學者須跋陀,聽說佛陀在這裏,特來求見。阿難陀因師病重,想阻擋他。佛陀說:「他是誠心來的,不能拂人之意,讓他來吧。」

原來須跋陀早已信服佛陀的學說,又敬仰他偉大的人格,今天有此機會,是求皈依來的。他走近床前,向佛陀頂禮膜拜,說明來意,又提了一些很久以來存積在心中的疑問。佛陀一一予以解答,然後向他說法。他成為這是佛陀最後收的一個弟子。

時近中夜,月光分外明亮。佛陀叫阿難陀把他扶了起來,坐在繩床之上。用慈祥的目光,把周圍的弟子看了一下。弟子們已經意識到了,導師有甚麼話要說,都屏息凝神,靜靜地等待着。

佛陀充滿父母般的慈愛,啓口說:「弟子們,我快要和你們分別了,物質的肉體總是要毀滅的,你們不要為此難過。」

弟子們聽到這裏,有的已流下淚來;有的已忍禁不住哭出聲來。他們一路上見到導師病勢一日重一日,又到了高齡之年,預感到會有這一天到來的。

佛陀勸阻大家不要悲泣,繼續說:「老、病、死是不可違背的規律,你們早懂得這個道理了,不應再悲哀。」

佛陀接下來鄭重地說出他的遺教:

「弟子們,我入滅以後,你們要以戒為師,務必嚴持戒律。僧人最重要的是持戒!不守戒

律，還能說是修道的人嗎？若能持戒，就像在黑夜中見到光明，在愚昧中得到智慧，在貧困中獲得財寶！所以今後你們應以戒為師，要像我在世時一樣。

「弟子們，身為僧人，要遠離物質的享受，嚴淨昆尼。因此，凡我弟子，不得從事經商販賣，不得置買田地房產，不得僱用奴婢僕人，不得豢養雞鴨畜牲，不得擁有私人財產。要知道，它們會像烈火一樣燒壞你們的善心，使你們墮落不能自拔！此外，你們也不得以星相、巫術、咒言、仙藥等異端騙人財物，墮為邪命。僧人要一心修行，不要去巴結權貴，參與政事；對任何人不能有諂諛或輕慢之分，要以平等心待人。總之處處要保持僧人的節操，不能沾染上絲毫污點。對於施主四時供養，要知量知足，不要多求積蓄，不要作非時食。

弟子們，我為什麼要囑咐你們要以戒為師呢，因為戒律對於修行人來說是求解脫的根本，僧人離了戒律，再沒有其他方法可悟道的了。能嚴持戒律，就能進入各個層次禪定，達到滅苦而得智慧。所以弟子們，應當嚴守淨戒，勿令一刻缺失。若能嚴持淨戒，就能得到善法；若無淨戒，就不會產生諸善功德。故你們切記切記住，應知戒為第一重要，它能令人安穩身心，永保功德常在。

弟子們，你們能持戒了，就要善於調伏五根(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)，不要放縱陷入五欲(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)。要像牧牛人手執鞭子，不讓耕牛在田野亂跑，踐踏禾苗。若是任意放縱五根，貪欲就會漫無邊際地泛濫。到那時就控制不住了。猶如騎在沒有套上轡鞍的野馬上，任它放蹄奔馳。將會把你摔入深坑裏去。五根的戕賊可禍害你一生。使你不能自拔，不可不謹慎啊！頭腦冷靜的聰明人。能善於制止五根，絕不讓它馳騁五欲之境。要知那些放逸的人，不稍多久，就可見到禍害，毀滅自己！

弟子們，制五根首先要制心。貪心之可畏，甚於毒蛇猛獸，它像烈火愈燒愈旺，不能熄滅。打個比喻：有人手捧一碗香蜜在路上走着，他兩眼貪婪地只看着蜜糖，不注意腳下有陷坑，結果終於掉到陷坑裏去！心猿意馬的人，猶如沒有束縛的狂象，到處亂奔；又像猿猴得樹，翻騰跳躍，使你抓不住它。因此當貪心一起，就要挫敗它，莫讓它放縱滋長。若是控制不了它，就會使你功德喪盡。能善於制心的人，對修行人來說沒有什麼事不可辦的了。弟子們，應當勇猛精進，要時時制伏貪心！

弟子們，你們得到施主供養食物，要像服藥一



獅子山下

這圖．身為香港人一看便知是「獅子山下」。這不僅是畫面，這還有畫面以外的內涵意義，這就是我們經常掛在口上的「獅子山精神」。

不僅是「掛在口上」，我們在過往幾十年來都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「獅子山精神」的——如果你在上世紀「捱過世界」的話。

莊志崗 與《平山探藝》

·陳青楓·

香港書畫藝評人莊志崗，最近出了一本《平山探藝》，此為第三輯矣！與前兩輯性質相同，都是搜羅在香港生活過。活動過的書畫藝術家，差不多都是上世紀這百年來的藝壇見証者。這樣搜集資料珍貴，又是一步一艱辛的，畢竟這都是一些民間活動，作為政府——無論是過去百多年來的殖民地政府，還是回歸後的今天特區政府，在這些方面都有所虧欠，也許視之為政策取向的異議吧！

正因為如此，筆者個人對莊志崗兄這《平山探藝》的默默耕耘，肅然起敬！在日前他新書發佈會上，提到「平山」兩字也有點「愚公移山」精神，他坦言希望自己盡一點力，在推介香港書畫藝術方面做點「移山」功夫，所以，能否「移平」，不敢奢望，但莊兄這「愚公移山」精神，倒值得鼓掌，故，那天他的新書發佈會，我「幾忙」都好，提前半小時到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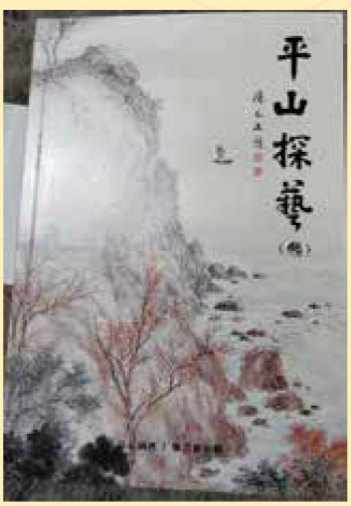
此書讓我愛不釋手，儘管這之前我也陸續散看過一些內容，今次竟有溫馨重讀之感。

回家後一口氣把全書看完！能夠如此「一口氣」，除了內容可堪咀嚼細味之外，另一個原因是書內所介紹的前輩，有好些在過去幾十年歲月還有交往過的，如邢寶莊、馬國權、趙少昂這些前輩，當然還有我的恩師楊善深老師。

莊志崗此書扼要地介紹了前輩們的生平及其中一些趣味，兩者融滙一起，所以讀起來愉悅暢快。

——順道一說，個人以為，我們寫人物傳記的，用輕鬆筆觸帶出便好，不用板起臉孔的，所以，莊兄在會上說了一句話，我十分認同，他說：「我是用溫暖的筆去記述，不想冷冰冰的寫評論！」

好呀，我視你為同道中人矣！







肅然起敬

每次到香港藝術館看展覽，例必進入吳冠中常設館看看，也例必到這座雕塑像前默念一分鐘。這「默念」是肅然起敬。

這座雕塑，充分體現到吳冠中的性格，他對生命的熱愛，對藝術的頑強鬥志，都強而有力地表達出來，對人物的塑造，要形似不難，難在形神兼備。不僅彫塑如是，在繪畫上同樣必須 具備這特性。

真是教人心動而又震撼心靈的好作品。

書畫界「開心果」

此人是誰？—— 常活躍於香港書畫界的鄧朱錦韶。

她是少數民族的嗎？—— 她是在廣州長大，十八歲來港，然後幾十年來不僅與夫婿在鞋業上打拼，與此同時，她興趣多樣，既寫畫、唱歌，也穿起少數民族服裝跳起舞來，她說：「做人呀，要快快活活，要遊戲人間。」

是呀，我們不論是苦口苦臉還是心花怒放的開懷歡笑，都同樣地每天過廿四小時呀！

鄧朱錦韶是香港書畫界的開心果，帶來不少人間歡樂，很好。



樣，不管好吃難嚥，都要吃下去。藥能治病，食物能解除飢餓。要學蜜蜂採花一樣，只要有蜜可取，不管什麼花，什麼味，都要採。我們修行人亦如此，受人供養，不能再嫌好壞。此外，要根據自己的食量，不要多求；多求了會沾污自己的清淨心。一個善使耕牛的人，他知道牛力一天能耕多少田，過份了，只會損耗牛力無益。

弟子們，你們要每天精勤修習善法，按時不能有誤。無論初夜、中夜、後夜，修持不能懈怠，不要因貪睡而誤修習。虛度一生是十分可惜的！要把「無常」視為烈火，它瞬間能燒毀世間一切！故應及早自求解脫，莫懈怠，莫貪睡，懈怠了反會產生各種煩惱，其害甚於怨家盜賊，它常伺機殺你！弟子們，要警覺啊，不能讓煩惱的毒蛇盤據在你心裏，若這樣，就像讓黑蚖(一種毒蛇)藏在你卧室裏，你能身心安穩嗎？你必須要用持戒的利器除掉它，方能安穩。倘若不把心中的毒蛇除去，放逸安睡，你終必為毒蛇所害！這樣的人，就是不知警覺慚耻的人，也就不是修行人。所以修行人以莊嚴慧命為第一，他能常知慚愧，若片刻離開慚愧，就會失去善行功德；唯有知慚愧的人，能勤修善法。一個人墮落到不知慚愧，他與飛禽走獸又有什麼差別呢？

弟子們，如有人辱罵你，應自警誡，不要生瞋恨；也要慎口，不要口出惡言罵人。若是縱情瞋恨，就會妨碍修行，失去功德。要知忍為修行第一大德，能行忍的人，他可稱為勇猛丈夫；若是不能忍受辱罵，如飲甘露，他還不是入道得慧的人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有瞋恨心，說明他還有個人名利心，能破壞善法，

不能達到修行目的。所以弟子們，應知瞋恨心甚於烈火，常須警惕，毋令片刻生起。俗人不是修行者，他們受私欲驅使，易生瞋恨。出家人是行道無欲之人，

如果也起瞋恨心，就像在冰冷的太空裏，突然起一陣霹靂、閃電，那實在不應該了！……

弟子們，你們欲求諸善功德，最重要的是要捨離放逸之心，要像遠離怨家盜賊那樣警惕！為師所要囑咐的都已說了，希望你們精勤修持。以後無論你們在山野、在河澤、在森林，或是獨處靜室，要念念不忘所受之法，不令絲毫忘失。應當常自勉，精勤修習；不要無為地虛度時光，到頭來白白死去，後悔莫及！我像良醫一樣對症施藥，服與不服，責不在我；也像引路人一樣，給你們指出一條通往康莊的大道，但聽與不聽，是否照這條路走，責任就不在指路人了。

弟子們，你們對於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還有什麼疑問嗎？快問吧，不要存有絲毫懷疑，應求



「富翁」齊白石

繪畫大師齊白石，自稱「富翁」。

以齊白石這樣謙卑的人物，怎麼會說這樣的話？其實他老人家也不外來一個戲言，原來他說的是「三百石印富翁」也！

齊白石喜歡收藏石印，而他本身也是一位刻印高手。

石翁真名副其實的富翁矣！此扇面齊白石還寫下「三百石印富翁齊白石」。

徹底理解。

佛陀說完，看看眾弟子，先後問了三遍。結果沒人提問。原來大家對四諦都不存在疑問了。阿㝹樓馱已觀察到大家的心底，虔敬地對佛陀說：「尊敬的導師，月可令熱，日可令冷，您說的四諦，無法使它變異。您說「苦」諦，實質是苦，不可變樂；您說：「集」是苦因，確是苦因，更無其它原因。苦若消滅，就是已滅苦因了；因滅了，也就是果滅了。滅苦之道，就是八正道，再無別的道可說了。您老對四諦以往的教誨，我們都牢記在心，沒有什麼問題了。」

這時眾弟子中，有些煩惱沒有斷盡的，見慈祥的導師就要示寂，心中不免悲傷。証得四果的人，已脫離了苦海，斷了感情上的悲切，但是他們心裏仍在想：導師滅道為什麼這樣快呢？阿㝹樓馱也是持這樣想法的人。

佛陀知道大家心裏想什麼，為了鞏固大家所學基礎，以無限的大悲心，懇摯地繼續向大家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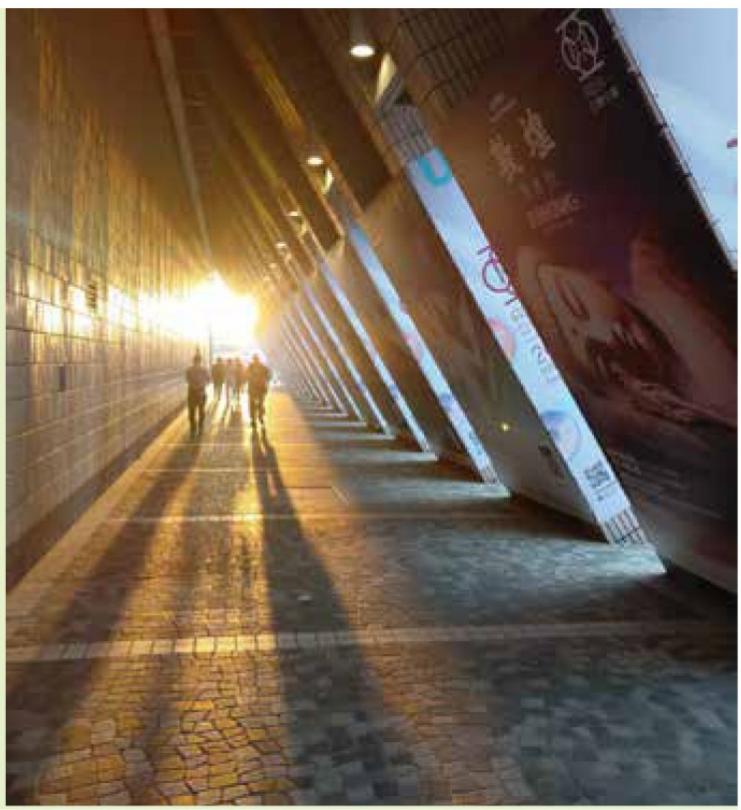
「弟子們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成、住、壞、空，是一切生物和物體不可違背的規律。我即使在世一千年，一萬年，最後還是要毀滅的。永恒相聚在一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修行人做到自利利他，已經法皆具足。若我久住在世，既不可能，也沒必要。我要度的已經度了，沒有度的，也已留下得度因緣。從今往後，要靠你們努力了，輾轉相傳，則佛法不滅，如我法身常在，永不消滅。所以弟子們，要知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，世事無常，生必有死，會必有離。你們不用憂慮煩惱；世界的實相是如此，無法改變。你們應當精勤修習，早求解脫，以智慧光明觀照；去消滅各種痴愚昏暗。世界是危脆的，不是堅不可破的，它時時在向壞空轉化。我現在示寂，猶如擺脫惡病。肉體不是什麼難捨之物，它假名為身，消沒在老病生死的大海之中，有哪一個大智者能避免呢？生命到了盡頭的時候，如殺怨賊，應該歡喜。

弟子們，今後應當勤修佛道，理解世間的一切形形色色的現象，包括這個世界，無論是流動的，或看來是靜止的，它都是處在敗壞不安的狀態之中，你們務必要明確這點。——　好了，你們不要再難過了，也不要再說什麼了，時候已到，我就要入滅了。這是我對你們最後的教誨，你們牢記着吧。望能精勤修持，宏揚我的教法。」

佛陀說畢，仍由阿難陀等扶他睡下。佛陀用他右手枕着，側身而卧，如我們今天所見的卧佛像那樣。佛陀通過禪定的階次，一層一層深入，最後達到了涅槃境界，從而逝世。

今日攝影

今時今日，攝影是最容易不過的事，「卡擦」一聲便行。如此，今天在攝影上畫面更必須講究內涵。沒有內在意義的畫面，如何動人？面對落日黃昏，把一個人長長身影疊過去，這才會令到你有較多的聯想。



國際中秋綵燈滙



今年中秋，維園的花燈十分精采！精采原因有兩點：一是很地道，很「貼地」的走進民間，以「得閒飲茶」為主題，用紮燈形式把一些港地食品表現出來，如港式奶茶、雲吞麵、蝦餃燒賣之類，這些形神兼備的綵燈摺紮，很「窩心」，不但港人喜歡看，連不少遊客也看得神采飛揚的。另一大特色，是今年開始在維園辦「國際中秋綵燈滙」，不少國家地區的紮燈高手，把綵燈藝術集中到香港來，真可謂眼界大開！

——終於開竅了！

我說的是香港特區政府，好好「一個中秋綵燈會」不充分利用，維園是個好地方，夠大夠「市中心」，辦國際綵燈活動多麼適合，還有一點是，「天助我也」的天時地利人和，那





是大坑一年一次的歷史性的中秋舞火龍;這是列入「世遺」之作，結合這具意義的，具民間特性的活動；放入維園的「國際中秋綵燈滙」多麼順理成章，多好的「有此一舉」。

——我說終於開竅了！原因便在於此，相信吸取了今年這成功經驗，明年將會更熱鬧。

今年的舉辦單位有一點值得一讚的，是小買賣攤位多，且沒有太多商業味，以慈善及社會活動為主，這優良方式請延續下去。有一點想說一說的，有關「燈謎」遊戲，請還是以傳統的思考，考趣味為特性，不要太容易出示「謎底」，亦不妨加多些獎品以增加吸引力，燈謎，是我們珍貴的傳統文化，值得好好發揚下去，放在「國際中秋綵燈滙」裡很恰當。







師生緣

·陳青楓·

筆者於一九八四年，在亦師亦友馬國權教授帶引下向楊善深老師拜師學藝。

此為畢生難忘的事。

回顧一下，那時候是我三十八歲，正是工作忙到喘不過氣的日子，報章編輯是正職，每天還得寫上三個專欄。儘管如此，有機會跟隨心儀已久的楊師學藝，「幾大都唔好放過」。於是每週三下午便放下手頭工作到楊宅上課去了。那時候，師兄弟師姐妹一大堆，大家輪番讓老師改功課，——楊師不僅是改作業，還即場寫上一幅小品讓學生帶回家觀摩臨寫，待下週上課時帶回來。

我的畫稿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的。——不是要下週帶回給老師嗎？是的，依規矩應該這樣，祇是我很多時候太匆忙了（做報紙有很多突發事件），未必能趕及上課，所以有些畫稿便積聚在家。楊師當然曉得，但他從來不叫我拿回來，就讓我安放在家裡慢慢觀摩。



授我筆墨

楊師善深授我山水筆墨，他特別講述文人畫的畫面结構。

本圖是楊師以礬纸写了一幅山水畫送我，他邊写邊講述礬纸特性，着意地说。礬纸寫畫切忌拖筆，容易混濁也！

—— 一九八八年，楊師突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。我祇跟了他三年，忽然沒了依傍，好徬徨呀！對於楊師的「移民」，其實也是有一點兒「暗示」的。一天，他突然拿出一幅生活照片，在我跟前寫上「志城弟存念，善深　一九八八」，(「志城」，是我的原名)，原來他「心裡有數」，不久便移民了。

他的「移民」,實際上是家事,自己是不情不願的。故，安頓下來後未及半年便經常回返香港，——在港，朋友多，學生多，比較容易「快活不知時日過」！

楊師每次回港，例必叫吾師兄容繩祖找我，大家愉快地一起午飯，一起交談，並同時可以看他寫字、寫畫。我說，經常為老師拉紙，就是指在這些日子。

我們的師生緣便是這樣延續下去了，——　直到在「將軍澳墳頭」前說再見！





安好

看到這個「安」字，總是自然地想到一個問題：是不是家中有一個女人就表示「安」呢？

這個想法一直放在腦子裡，沒有去探究，一天，忍唔住，「的」起心肝去探索一下！

果然，一開始設計這個「安」字便有「有女子在家便為安」的說法，因此，也可見得「女子」——特別是作為一位母親，對家庭是何等重要也。

在象形，象意的造字理念裡，我很喜歡這個「宀」字，一看上去便有「屋」的感覺，「家」的感覺，事實上，大凡與屋及家有些關連的字義，都或多或少地與「宀」有關連。

譬如這個「家」字下方的「豕」，是豬。「宀」下有豬。在農業社會不就是「家肥屋潤」，不就是富裕嗎？——呀，看這個「富」字也是，「宀」它在上的，下方「畐」，兩個意思，一是像徽酒瓶，另一是「福」字，有酒祭祀，而又家中有福，不就是富嗎？

繼續看看這「宀」字，它本身就具備一個字義，是「深屋」的意思。在古代能夠有一個深大的家居環境，是很受重視，甚至可以說是很受尊敬的，也就難怪古人在造字之時很喜歡把這「宀」字放上去。——這個「字」，上「宀」下子，不也正好說明了古人對「字」是何等重視！

有一個詞語，相信對古人來說是十分十分的喜歡，這個是「安好」兩字。你看，家中有一女子坐鎮已夠你心安，再加上一子一女成一「好」字，你說：「如果一個男子家有賢妻，然後又有一子一女」，在古代社會來說是多麼的美好！

寧，宁與貯

說到這個「安」字，又自然地聯系到那個「寧」字，這不僅兩字都以「宀」作部首，看那「寧」字的寫法，也給我們很多聯想，首先聯想到的，是它可能與祭祉有關。這個字中間的「心」字顯然代表了我們的心，然後下方的「皿」是器皿，再下來的「丁」，是原本「示」字的簡約寫法。好了，這些聯系起來我們不就思念到嗎？——在家裡，用心供奉物品去祭祉，這不就是安寧嗎？

這個「寧」字的寫法，在今天簡體字寫作「宁」，其實在草書年代已有，也作另一個意思——與「貯」相同，貯藏之意，後來兩字才分家的。